2020年5月14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王晓莉 版式 姚昆 责任校对 李义兴

电子信箱: 3461304797@qq.com

孟夏黄昏

□宋扬

立夏的前几天,气温飞速飙升,三十五六度的气温让人有入伏之感。立夏后,一场雨急 急而来。雨一下,溽热顿去。公园的傍晚,呈 现出一派秋高气爽的景象。

湖边,那几棵棕榈树如健硕的主妇,下方的树叶已成干枯的围裙,头顶却戴绿色王冠;海棠早谢了花红,叶便愈发深碧了;梧桐叶脆生生的,绿得清新,绿得透明,薄薄地透映着天光;两棵在春天挂果的桃树有了截然不同的命运——棵的桃儿已从树叶丛探出头来,不羞不涩,大大方方。另一棵蜷缩着叶片,果儿瘪了,怕是不得活了。

三株银桦修直挺拔。要是没有树枝的遮掩,无一例外地,它们都会暴露秃子一样的树梢——不知是人为裁剪的结果,还是它们顺天而生的自然选择——树干把所有养分全输送给

了枝枝桠桠们。从地面往上看,银桦几米以内绝无旁枝,银桦不庇佑任何一根试图在低矮的避风处苟活的树枝。也许,在银桦看来,每一根枝,每一片叶,都应是刚猛的勇士。地面,银桦落叶满地,每一片都还露着铮铮剑锋,如铁,如冰凉,如风沙与热血。银桦在孟夏陨落,不是乌江折戟,不是麦城败走,是智者韬光,是将军逊位——它们懂得新老更替的真谛,它们让位新叶。这些新叶,将在盛夏的烈日下,在凛冽的秋风里,在刀剑冬霜中,金戈铁马,延续银桦军团之

从一个季节到另外一个季节,季节的更 迭不泾渭分明。时光漫长,这个孟夏的黄 昏,我看见秋的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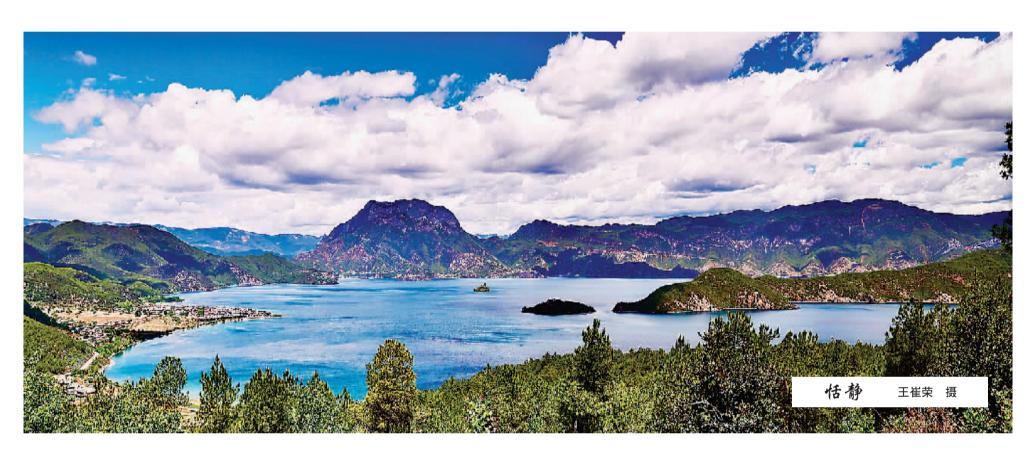
石榴花开了,一朵接着一朵。除了红

色,还有一些我闻所未闻的品种——白的或淡黄的;龙牙花,是从南美洲引进的物种。龙牙花一串串暗红的小花密密排着,牙齿一般;一芽刚竹,在远离竹丛五六米远的地方拱出来。刚竹依水而生,为了这次迁徙,它的根经历了怎样的艰难跋涉,才向干土迈出了史诗级的第一步?风车草,根根分明如竹,擎着伞叶,亭亭如盖。它们来自非洲,不但于眼前的小公园活了下来,还枝繁叶茂了,开始葳葳蕤蕤起来。

五湖四海,世界何其大,又如此小。世 间万物的渗透共生,都在不经意间悄悄进行 差

公园的小径上,几个人在散步聊天。一 人说,孩子成家后,不愿和自己一起住了。 她的朋友就劝慰她,也像是自我安慰。她 说:"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完全可以理解嘛,我们老年人管好自己的生活和娱乐就行了啊!"两个毛头孩子在石桥上跳街舞,一男一女。跳一段,立即兴冲冲跑过去取三脚架上的手机,他们大约在录制抖音小视频之类的东西。两个六十来岁的婆婆坐在湖边的石凳上,你一言我一语,旁若无人——她们面前七七八八的家什说明了一切——她们正在直播。我靠过去,好奇一问,她们把手机转过来对准我,她们蹩脚的普通话也就通过网络传递到了手机另一端——"大家看嘛,有一个帅哥,路过这里,对我们两个老太婆非常好奇,他在和我们聊天……"

夕阳从云翳里钻出来,挂在树梢。原来,夕阳如我,留恋青春,也留恋这个孟夏的黄昏。



小小鞋垫

□唐老骨

母亲现在常常说她自己老了,眼睛没有以 前那么好使了,差不多不能再做针线活了。

母亲才四十来岁,怎么就老了呢?但母亲看上去真的很苍老了——花白的头发,一脸的皱纹。儿女们长大了,岁月也就无情地夺走了母亲的青春和美丽的容颜,唯一没有夺走的是母亲对儿女的关爱。

我一直都没能明白,从小到大都是在田间 地头忙碌的母亲,是怎么学会做那些心灵手巧 的针线活的?打毛衣纳鞋底,当那一针一线在 母亲的手里收放自如地穿引时,有谁会想象得 到母亲这一双拿过柴刀挥过锄头的大手能做这 样的针线活啊?! 从过去到现在我们全家人几乎没有在外 买过鞋垫,我们都喜欢母亲做的鞋垫。虽然 母亲做的鞋垫没有市面上的那样精致,那样 花花绿绿,只是简单地绣上一朵小花,一个 喜字,有些甚至什么修饰也没有,只有密密 麻麻的针线。但就是这看似简单毫不起眼的 鞋垫,垫在鞋里穿在脚上却非常舒适,它耐 磨耐水耐穿,冬天保暖夏天吸汗,不臭脚, 给人感觉很踏实很温暖。

不知为什么,我对母亲做的鞋垫怀有一种很特别的感情。以前在学校读书我的鞋子在晚上被人偷去了,我不心疼那价钱贵一点的鞋子,却心疼那鞋里的鞋垫,觉得丢了鞋

垫非常可惜,对那小偷是狠得咬牙切齿。要知道一双鞋垫母亲起码要花好几天的工夫,光针线就要刺扎上千针,一不小心就会刺伤手指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一双小小的鞋垫寄托了母亲浓浓的深情,费尽了母亲的心血。这样的鞋垫怎么会不让人珍惜呢?

不仅我喜欢母亲做的鞋垫,我的舅舅、 舅妈、姨妈、表弟们也都喜欢我母亲做的鞋 垫。我的舅妈是年轻一辈的人,不会做鞋垫 还情有可原,可我姨妈也不会,真让人不明 白。这样一来我母亲做的鞋垫就有点供不应 求,这个舅舅让母亲送他几双,那个表弟来 要几双,就连我大表弟谈女朋友,都还要叫我母亲帮他做一双鞋垫,他说送这样的礼物给他女朋友肯定喜欢。真没想到母亲做的这样一双普通的鞋垫却成了全家人的一个宝,母亲看到我们这么喜欢,总是忙里偷闲毫不厌倦一针一线为我们做着鞋垫。母亲,一双小小的鞋垫的恩情就该我们去报答一辈子了!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母亲那一双双 普通平凡的鞋垫更显浓浓亲情的本色。我知 道穿着母亲纳的鞋垫,无论我是在海角还是 在天涯,都寄托着母亲一份牵挂,一份祈祷 儿女平平安安的心愿。

别样牌局

□赖建辉

庚子年 4 月 29 日,我还如往常一样习惯性延迟下班。6 时 30 分下楼走出行政中心大楼北门时,我忽然想起还有一件重要事没办,就重新上到楼来。我在走廊的政务公开栏前伫足,良久地注视自己在"单位工作人员"里的照片,在对其他同事的照片也一一行过注目礼后,我伸手从上面的活动相框里取下了自己的照片。而就在此时,我神情变得恍惚起来,我仿佛看到这个栏目像一个牌局,被我取下的照片,像一张牌要打出去了。

政务公开栏里几十张照片像牌局吗? 出现这一幻觉让我自己都惊讶!

照片是自己摘下来的,也就是说,这牌也是自己打出去的。自己动手取下照片很有面子,要是由别人取下后交给我,或者别人取下后又不慎把那照片弄没了,想起来会是不完美的,抑或那被打出去就是一张无关紧要的牌

呵呵,一个幻化的牌局。

当我取相片的时候,我想要是有一个仪式 就好了,因为我这是退休了,退休是自己人生

中一次重要的交割。我感到有一种难言的割舍开始笼罩着我的心。然而,同事们都下班了,谁来为你整一出仪式呀?仪式由心生,心里的仪式是可以有的。我开始在心里念叨,开始对着相片柔软地想,轻轻地独白:我们回家吧,平安退休了。心里的话说出来,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要感谢自己今天的记性,能在迈出行政中心大楼的一瞬想到这个政务公开栏,想到还留在政务公开栏里的自己,想到应该有的谢幕……诸君休要笑我,退就退呗还如此婆婆妈妈,如此小家子想得出

我把照片取下来,又看着排在我原来照片位置的下一位,有点想笑。我对他说:"老弟,这下你又可以提上来一个位置了。体制里的论资排辈,论职位排列,让你委屈地过了一段'居我之下'的时光。我现在腾出了位置,你便提上来一个位置,这是自然规律,也是历史发展的一个进程,这在兄弟你假如不使其他手段赶超跨越的情况下,一般就得遵循这个进程。

我又想起了我改行调到这个单位的 1997年,那时单位里只有11个人,我在政 务公开栏里的"资格位置"排在倒数第二 位,那时自己才37岁,年轻。什么也不用 在意,这样的一种排列倒数,说明自己向前 发展的空间才大呢。那时我工作很有热情, 总感觉有一股使不完的劲。为了感恩报恩, 我认明一个理:好好工作,认真做事做人。 当然, 那时我看政务公开栏里排着的相片, 还没有现在这么世故, 更不会有"牌局意 识",就那样,我在单位里开始了一个角色 做到底的漫漫征途,我一干就是23年,我 是做新闻宣传工作的, 我二十几年如一日享 受着每天都面对新闻事件新闻人物的工作乐 趣,采写发稿,收获一篇篇见报的文图,痴 心不改地做一个新闻从业人, 用现在时尚的 一句话说,就是做"四力"的践行者……

此时,我把这个放置相片的地方看成一个牌局,我认为这也没有什么不好。牌局是一个中性词,每个人都处在一个相对的牌局里,为谁做事,就是谁手上的一张牌。今

天,我自己把这张牌打出去了,洗牌后就是人生的下一场游戏,我再自找特彩土了

人生的下一场游戏,我要自找精彩去了。 也许我看到这个牌局已是识局太晚。而 识局早的人会努力创造洗牌的条件,努力创 造调整位置的机会,他们的每次出牌也就打 得掷地有声。哈哈,牌局意象越说越像,那 么,执牌人又是谁呢?我认为至少有三个可 选答案,一是照片人物自己,二是组织,三 是时光老人。我写过散文写过诗,喜欢浪 漫,我就选第三个答案吧:我的执牌人是时 光老人,我就是时光老人手上的一张牌!

为自己在时光老人牌局里的坚守而庆幸吧!我自己的牌用得再好,也还是掌控在时光老人的手中。我曾看到不少牌局,在时光老人的"洗牌"中,有年富力强者被过早地洗没了,他们走得匆匆又忙忙,令人心酸彷徨。我要感谢为我执牌的上苍,一直把我这张牌用来经营,他觉得牌好用,就会留久一些,留到关键时候再出,被上苍用来经营是莫大的幸福,在做着贡献的时候退休是最大的幸福。

十年

小说

□范悦春

傍晚,叶明习惯了昏昏欲睡。

半梦半醒之间,接到一个电话。铃声轻轻,又绵长。8833833,叶明按下绿键,好一阵,听到一声"是我"。

叶明惊愕了一下,脑海中浮现那个少年,他那故意压低嗓门却无论如何也藏不住少数民族男人特有的浓重低音,精确辨析他的声音,是叶明一辈子为傲的。

"嗯,是我",叶明知道他在等回应。他不喊她 "叶明",那年叶明笑他民族口音把她叫成"热门" 之后。

叶明掩饰不住的激动,她多想告诉他,她还牵挂 他。他说,"我在省城银都酒店,带领工作组来执行 任务。"

"你真棒,会一切顺利的。"

叶明的声音仍带着激动。他的声音让叶明激动。 这么多年,叶明一直遵守诺言,不主动找他, 他说会给她电话,尽管上个电话已是 10 年前的记忆。

10年前他一行人到潮汕考察学习,他说经停广州两个小时,"咱们见面吧",叶明为了那两个小时一夜没合眼,两个小时也可以听他讲一堂王阳明和孔子的故事了。他喜欢读哲学书,叶明喜欢听他讲哲学故事。

叶明头重脚轻地赶到广州邮政大厦招待所,敲开 201,他一把把叶明揽入怀中,呼吸急促,叶明用力推开他,他红着脸停下来,坐在床边,叶明坐在椅子上。他有些倦意,说"几年不见,你成熟了"

他的变化也不小,叶明发现,他胖了,叶明想不明白,能够反手投中三分球的他怎么可以变胖。

"你还好吗?"叶明回过神,他真实的声音就在耳旁,叶明对着手机说好。叶明听到他哽咽"对不起"。

怎么是这样呢?叶明说,真的还是你吗?叶明的脑海中不停地闪现出过往的美丽,一颗颗的红豆,一叠叠的怯怯羞语,还有林间的小径,一同走过的青苔……

还记得那个寒冷的冬天,少年的他急匆匆跑来,"学校同意我不住校啦,我要专心冲刺,努力考大学,我要走出穷得要死的农村。"每次考试他都是第一名,领先第二名许多,学校对他很器重。可是他跟叶明说学习好是因为穷,学习好可以拿奖学金,参加选拔校篮球队是为了学校食堂的免费

叶明看着他的眼睛,有点莫名的心疼。

叶明每天从家里带饭和他一起吃,在镇上当干部 的爸爸以为女儿青春期发育吃得多,总是叫叶明多带 点。功夫不负有心人,他考上名牌大学,叶明分数不 够好,最后还是爸爸争取到一个委培生名额。

毕业后他分配到县城,叶明回到委培单位山村邮电所。叶明每个周末从山里出来给他洗一大桶运动衣、解放鞋,五月摘来映山红,八月摘来杨梅果,他有时也到叶明工作的山村,山里的小伙姑娘们就聚在一起,叶明总是幸福地看着他和大伙"侃大山",海阔天空,漫无边际。

那个时候被温暖包围的叶明以为可以这样一辈子。然而世事如此无奈,某天的传达室里,叶明抓着电话,"我要出远差了,愿意等我回来吗?"寒冷的冬天,因为他说的那句而汗津津。

可是,叶明等不到他的心回来,叶明不明白。后来他的好兄弟志宏说,前段时间全省篮球联赛,省嘉宾李领导注意到他,后来有人来找他,问他有没有女朋友。"李领导有个侄女和他年龄相当。"

叶明知道当年自己是任性的,眼里容不下半颗尘 埃,志宏兄弟一句"你能在仕途上帮到他吗",造成 从此咫尺天涯。

叶明多想告诉他,离开以后的寂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看不得细雨夕阳,每天走不出阁台,只肯与黑暗相伴。叶明多想告诉他,他让人带来雁字传书时她多想飞回去。

叶明常常在黑暗里读信:我不该犹豫,可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没给我机会……每每读着,嘴边总是咸咸的泪。多少次,叶明坐在黑暗里放声痛哭, 奠祭那年单薄的骨气。

然而,此刻的叶明却只对着手机说"我过得挺好的,我考过了中级职称,你别担心"。

"我们又有十年没联系了吧,一会我把手机号发给你,你以后有机会来找我,好好聚聚。"叶明在电话这小笑道:"不怕影响不好吗"

话这头笑说,"不怕影响不好吗"。 他说,"前段时间封城,工作停了,我想清楚了 很多事,这辈子最对不住的是你啊"。

刚放下电话,叶明就开始盯着还发烫的手机。 这个夜好长。

天边逐渐隐白, 手机热度已散, 世界仿佛很安

时。 叶明坐到窗前,推开褪色的窗户,风迎面而来, 吹痛了一夜未眠的双眼。叶明把那封珍藏多年的信撕

成片,放开手,那些碎片便如漫天飞舞的白蝴蝶。 叶明忍不住再看一眼手机,隐约听到忽远忽近的 一声"是我"。